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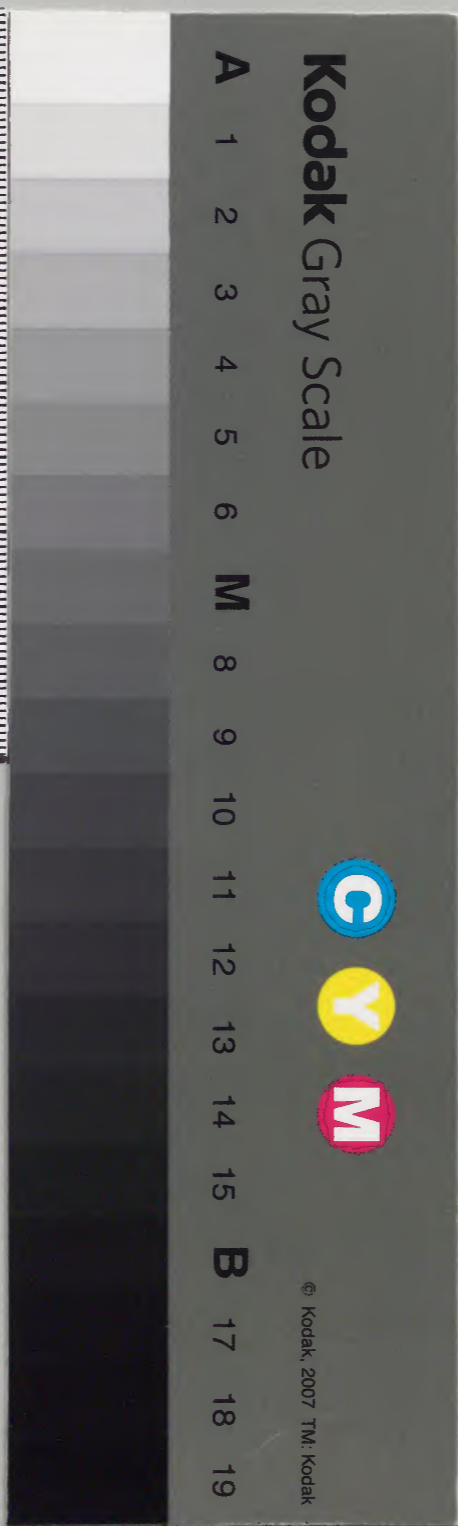
逸史

辰

			八	和
		一	七	書
	一	八	二	門
三	四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〇		八		和
函	一	七		書
九	三	二		
架	冊	八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8728
冊數	13	(6)
函號	150	36



逸史卷之五

真陰逸史氏同關子換

天正十一年癸未至十四年丙戌

○凡四年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朔織田信雄遣兵圍篠山勢初

北畠具教之也其弟具親奔藝依毛利氏及織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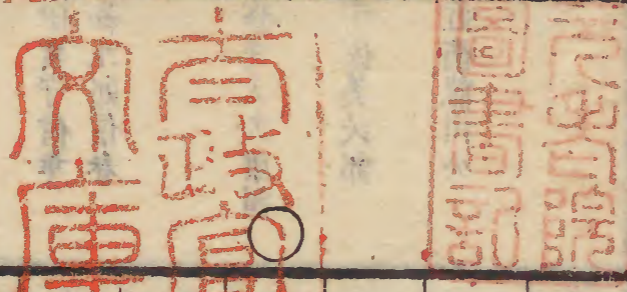
信孝謀作亂潛入勢據篠山應之受圍兩日不能支

具親棄城而逃餘眾弭散十六日大君如岡崎信

雄來見有所咨詢也羽柴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

入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兵助之閏月拔其

三城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作問盛



安藝守信盛晚号
萬徹徹或作鉄

伊賀守信幸
善九郎信春

修理大夫康國

宇佐美比部

近衛龍山公

政將兵二萬進抵木本江分兵鈔焚秀吉聞之令蒲
生氏卿關萬徹山岡景隆當一益馳至賤嶽江越人
既退舍秀吉登阜望北師曰陣整而能懼未可幾也
命列塙壁留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小室岩尾並爲
上杉氏城守我師圍之依田信蕃與弟信幸信春率
部下急攻岩尾皆中銃而歿遂拔之三月大君惜
信蕃歿加賜其子康國封邑令大窪忠世助康國攻
小室取之城主守佐美定行奔還越後前關白前久
近衛與羽柴氏有惡於是來奔大君善待之越前侯
勝家大舉軍于柳瀨播侯秀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

守不出若侯長秀率兵助之夏四月濃侯信孝復作
亂應柴田瀧川縱兵劫畧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乘
怒磔殺之安土城下遂將兵至大垣濃十八日與信
孝戰破之獲其良幸田兄弟八人
逸史氏曰凡殺質泄憤以絕通人牽連之意非良圖
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吾君之子也其生母吾君之
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
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
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反者也然其雄飛之志
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爨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

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爲狂逆則謚爲頑愚固不足乎列矣。或謂作間玄蕃曰羽柴伐濃三郎事急盍赴援盛政曰勅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或附耳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在後壁賤嶽址以恃前蔽也。塹壘不完卽間道出餘吾湖以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羽柴在濃不能疾來嶽砦旣陷佗砦當不戰而潰所謂兵以奇勝也。盛政曰善如中軍以告勝家悅曰我分兵壓諸砦汝過往矣但得捷卽從便道還勿經宿處分

已定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緣山沿湖迂回以馳。廿日平明而達見飲馬者掩取之。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酣戰不決。盛政曰長篠之役遠人焚焉巢以得大捷故智可用乃令裨將繞出敵後燬其外營。南師果潰。友祥奔木本砦。清秀勒餘衆入壁。盛政急逼之。生兵迭登清秀棄砦走。越人號清秀反擊。殪數騎。遂殛之。諸寨以事出不意。拘守軍令不敢赴救。盛政收俘馘。日旣西使人報捷。送清秀。元且曰衆甚疲當蒞明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夫何疲之有。宜亟還。奇捷之利在收威養銳克而懈。殃

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項背相望。盛政傲然曰。全勝之威。孰敢敵者。舅氏老而憤憤。耳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播侯秀吉欲攻岐阜。會甚雨。祿川暴漲。不得濟。命頓軍水岸。是日午時。賤嶽飛報至。大垣秀吉大笑。揮刀距躍曰。敵在吾術中。不圖我獲大捷。如此之速。乃拱健步五十人。命曰。若等走至長濱。半趣土人。具酒餉芻豆。夾道以待。喻以倍償。其價半驅沿道。民持炬上山。自長濱達賤嶽。勗以厚賞。遂下令軍中曰。有大利在柳瀨。皆輕裝疾發。留掘尾吉晴氏家行廣備。岐阜。晡時親將而發。鼓鐙舞策。步騎萬

三左衛門勝政盛政弟冒母姓

加藤虎之助後主計頭又肥後守福島市松後左衛門大夫加藤孫六後左馬介

五千。颯擊而馳。及暮。炬火彌天。篳壺咽路。士氣益奮。揚初更抵賤嶽。使謂諸砦曰。大兵既至。黎明各以弓銃逼敵。作間盛政望炬光大愕。士卒困臥。莫能興。盛政叱急收軍。時月弦既開。諸砦視之。弓銃爭蹙。盛政戰且走。至嶽北。據岨隘。柴田勝政將兵三千在嶽址。廿一日平明。盛政招之。勝政將退。秀吉自嶽南逼之。矢丸雨下。勝政軍擾。秀吉顧左右曰。可矣。皆離次。收功。扈從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阪安治。片桐且元。糟谷武則。提槍跳進。所向無前。大破之于清水阪。獲勝政。世傳之。稱柳瀨七槍。云南師

平野權平、後遠江守、勝阪甚內、見前、片桐助作、後東市正、糟谷助右衛門、後內膳正、

追_レ込_レ逐_レ北_レ偏盛政軍盛政大敗_レ血_レ追擊斬首五千餘級。逸史氏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_レ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復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與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越侯勝家在核山_江夜間軍中相驚曰羽柴氏至矣既而湖上軍聲闐然平旦敗問至衆懼而潰麾下兵厘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弗聽毛受莊介固請焉借其徽號率屬而留南師追至而四萃於是莊介與昆

弟二人力戰_レ死_レ之屬皆殲焉勝家因獲脫走能侯利家從勝家于軍及敗先歸勝家至府中_{越前利家治所}見利家謝而出利家請送辭曰子原與秀吉善宜行成矣日暮歸北莊_{勝家治所}從者厘百餘人勝家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府中親踵城門呼曰又左又左利家出迎遂從之國中諸城皆降散井三日進圍北莊焚其郭或捕柴田權六_{勝家義子}作問玄蕃於山中以獻秀吉示之城中勝家恚曰我終爲猴郎所悞秀吉面肖沐猴故世詬以爲目夜遂撤守備置酒井四日城陷勝家與夫人織田氏登天守樓縱火自殺柴田氏_{秀吉}



進徇賀。逸史氏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亾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懈怠政。徵斂亾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以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畧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亾固也。然前師一躡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

故緒谷侯長政之娶於織田氏也。生三女子。信長已滅緒谷。以其室歸。改醮柴田修理。以三女人。及北莊將陷勝家。標夫人去。曰。卿故右府妹。猴郎必不加害。辭曰。妾不歿於緒谷。無顏于世久矣。今豈可再誤哉。勝家曰。三女實淺井氏。何必併命。乃令傳御奉以逃。匿一乘谷。秀吉索得。善視之。後納長女。寵傾後房。以次女配京極高次。季女配木下秀勝。秀勝信長子。爲秀吉養子。初柴田氏之南也。尾侯信雄求援於我。於是。大君親將至江境。聞勝家敗。乃復信雄圍信孝于岐阜。及勝家亾。城兵潰。信孝奔內海。尾瀧川氏。

若狹守高次
丹波少將秀勝

淺野彌兵衛後軍
正大稱

逸史 卷之五

諸城亦多降。廿九日信雄使人迫信孝自殺。十六年五月羽柴氏還至阪基。解嚴令淺野長政斬柴田權六。作間盛政于京師。盛政素驍勇。世目爲夜叉玄蕃。臨刑呼曰。我蚤用阿舅言。則使猴奴如是。長政叱之。盛政曰。不五鼎食。則五鼎烹。非汝所知。至死顏色不變。詔敘秀吉從四位下。任參議。大君使石川數正如江賀捷。六月瀧川一益致長島及其封五郡。以降秀吉放之。江給田五千石。秀吉以事平勸尾侯信雄。自併勢。伊遂與議。大行褒賞。分郡國封諸將。以信中已亂。森長可失封也。改封以濃之金山。秀吉嘉若侯長

秀首絕柴田氏一意助已也。勸織田氏益封以越前及賀二郡。長秀乃徙治北莊。秀吉又賞七槍功。頒加藤清正等食邑各五千石。信雄徙治於長島。納孺子秀信於安土。秋七月。大君使酒井忠次送女于相。八月羽柴氏使人來答聘。大君如甲定法令。予真田昌幸以上田信昌幸。遂侵上毛。取沼田。又掠其屬邑。有之。肥侯隆信勇而虐。大臣多以邑畔。或與敵通。隆信隨伐而滅之。益以嚴酷。自喜。及薩師入肥。其統下多叛。應之。隆信怒。斫殺其任子。令子政家擊平之。嘗爲政家娶原肥前城主有馬義純女。義純憎隆信。與

民部大輔政家
修理大夫義純

薩通於是薩人復入肥助義純軍安德隆信與戰破之進攻安德敗而歸薩人乃留戍于原而還冬十月大君進正四位下遷右近衛權中將毛利氏以羽柴大興令吉川廣家如京師拜去歲成益修盟好羽柴氏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阪宏敞襟帶河海四通五達之便十一月大城大阪彈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為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逸史氏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阪以形勝占八

挺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內足以翕四海焉實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為廢墟王室既昇霸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為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為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于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是歲長宗部氏伐東嶺平之於是悉併南海四國威



振遠近。羽柴氏威望既隆，忌織田氏欲除之，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弗擇，十二年甲申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參議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執政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畧。秀吉善遇之，乃料陷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招四人誘之，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信雄笑曰：「秀吉家奴耳，我與德川合兵取之，如拾芥。」三

長門守重善
玄蕃允義冬
三郎兵衛雄利後
總守勝雅

修理大夫義久，晚
号龍伯

人稱疾不出。二月，大君陞從三位參議，肥後隆信令政家帥兵二萬伐原曠，日相持，有馬義純乞師于薩薩侯義久，發選兵二千救之。隆信怒，政家無功，曰：「爲婦家紓兵，非夫矣。」我且親往，乃命戒嚴徵兵，二筑。三月，織田信雄召執政重善、義冬、多宮，命侍臣斬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羽柴氏絕。乃來求援。大君使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助圍星崎。尾重善邑羽柴氏發間使誘忠重，以重利。忠重獻其書，瀧川雄利圍松島。勢義冬邑拔之。信雄予雄利松島。大君使服部正成協守焉。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

半藏正成

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
 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輝
 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
 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即
 羽柴氏舉世憎之
 逸史氏曰三子者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
 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
 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秀吉使人來乞援曰事就分濃尾大君怒曰與我

最厚莫織田氏如也姦賊流人以逆謀我豈視利忘
 義哉遂絕之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柔懦羽柴氏之剛武其不較也
 審矣爭亂之世唯利之趨不復顧順逆是以織田氏
 統內分崩親臣宿將變為虎狼信雄特澤中麋耳唯
 我大君斷然守義不以強弱前却使姦雄為之瞻
 寒偉哉夫義利之分既定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
 大君異日之興有自來矣
 秀吉使諭瀧川一益曰子盍舉兵相應自取舊封一
 益大喜嘯集反側據木造勢秀吉令富田知信佐之

左近將監知信
 作信高

上野介信包、信雄、
叔父、
駿河守正勝、信盛、
子、
山口長二郎、後修、
理亮、

關萬徹亦以龜山勢應之。大君遣酒井忠次與平
信昌松平家忠救織田氏。織田信包與羽柴氏善。乃
與蒲生氏卿瀧川一益合兵攻嶺城。勢作問正勝與
其隸將山口重政為信雄守焉。城垂陷。信包等聞我
師且至。引去。正勝乃還長島。初信雄令瀧川雄利質
其幼子於羽柴氏。羽柴氏屬之。脇阪安治於是雄利
給安治曰。兒母疾病。因私邀任子挈奔其邑。上野伊
安治怒。請以其甲攻之。秀吉以眾寡懸絕不許。固請
而往。從騎僅二十人。伊募土人乘夜襲上野。一鼓拔
之。雄利奔勢。秀吉大悅。令安治留按撫國中。安治悉

式部少輔一氏
蜂須賀彥六、後阿
波守、

心招納糾察邪正。以安國人盡收其征稅。大君帥
師會尾侯信雄于清洲。榊原康政曰。小牧山尾有舊
壘。請置正牙。敵若據之。下瞰國中。非吾利矣。大君
曰。善。命修之。池田信輝襲取狗山尾。遂據之。大君
勸織田氏結紀根來寺僧募雜賀土寇。南海四國海
盜令合兵窺大阪。羽柴氏欲大舉伐尾。令中村一氏
蜂須賀至鎮。黑田孝高等備紀。浮田秀家備西方。丹
羽長秀與前田利家合兵備越中。佐佐氏其他列侯
諸將分軍于東道。十六日。大君與信雄如小牧。十
七日。森武藏守長可軍羽黑尾。酒井忠次曰。武藏有

驍名請邀擊示我武乃與松平家忠與平信昌率兵
 五千馳之信昌先登陷陣帥從之長可敗走斬首三
 百餘級西人始懼大君與信雄如清洲留康政守
 小牧水野忠重下星崎羽柴氏將發會紀人及土淡
 海盜侵泉不果初中村一氏仕羽柴氏亟有戰功秀
 吉封以岸和田泉於是一氏力戰禦海盜海盜乃遁
 廿一日羽黑敗問達大阪秀吉乘怒即發紀人聞之
 二道赴岸和田一氏與黑田孝高擊走之大君築
 于小幡尾令越前守廣孝守之以便參道廿七日羽
 柴氏率馬步十二萬五千至狗山親巡視地形見我

本多豐後守廣孝
 轉任越前守

右衛門尉長盛
 右近大夫常任

得小牧大志命對小牧列營壁穿塹三重築土豚樹
 柵大君與信雄將兵二萬軍于小牧夜出輕兵斫
 森長可營西師大駭長可益詢焉大君望塹柵笑
 謂信雄曰長篠之役尊公用是殪甲豨武今渠襲其
 故智豈是勝賴視我乎遂下令堅守不出秀吉抵二
 重塹營自櫓望小牧曰我欲急決戰當牒而剋期使
 增田長盛作書曰請詰且與公士樂戰孤以塹柵斷
 軍後使士無退志願公亦為此備高山常任諫曰德
 川氏必不以正答倘有媢辭君必忿而戰忿兵必敗
 矣秀吉曰我豈然乎插書竹令左右往卓其營前小

阜銃長渡邊半藏復書曰戰期唯命塹柵之設君好
 爲之寡君所帥關東兵知進不知退實不假此設故
 不俟使寡君聽使命也令騎如其使秀吉覽書大怒
 常任曰果爾秀吉興曰我自有措置乃與左右數騎
 馳出麾下錯愕不遑從徑登阜揭衣拊膺曰家康與
 此我兵望見唐首翠襦謂是或秀吉叢銃競發秀吉
 顧呼曰天授霸主銃亦不中乃還我師爲織田氏移
 檄西師有曰逆豎忘恩俄搖虺蜮之毒遺孤聲罪反
 值豺狼之抗殘賊之深黔黎欲屠彼肉姦回之極狗
 鼠豈食其餘又曰士臣疇昔之同列何心服事仇讎

伊賀守定次
大隅守嘉隆

中務大輔家久義
久子
武藏守忠元
肥前守忠棟

加賀守直茂初左
衛門大夫信生

公子今日之主盟竭力芟夷禍亂滌愆歸順寬典之
 從迷復遂非顯誅蔑赦榭原康政筆也秀吉傳讀大
 忿購康政首千金萬戶筒井定次九鬼嘉隆等爲羽
 柴氏圍瀧川雄利于松島是月肥侯隆信率兵五萬
 抵原會薩援兵亦至隆信望見曰薩師寡單易與耳
 薩將家久使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設伏肥師與
 薩師遇薩人殊死戰肥上軍斬將士多死隆信以中
 軍直馳薩師益銳伏起應之肥麾下皆死隆信單騎
 走薩人追擊斬之肥師大敗績隆信夫人立政家以
 其昏劣也令宿臣鍋島加賀土肥出雲爲政二人戮

信輝晚号勝入

孫七郎秀次三好
武藏守子母秀吉
異父妹

力國勢未衰云池田勝入謂其人曰小牧兵勢其熾
參必虛今潛兵出其不意縱火攻之可以逞矣小牧
亦必內顧震懼不戰而潰所謂批亢擣虛也僉曰善
乃入請於秀吉秀吉沈吟不決明日復請許之因戒
曰母輕進母深入母侮敵母亂次一勝即還募土寇
代之乃令森長可佐之掘秀政將次軍三好秀次將
後軍兵總三萬四月六日抵篠木栢井並尾煽動土寇
秀吉自狗山移營于樂田尾大君聞參警遣細作
揆要領八日夜二更信輝長可潛進兵于岩崎尾
大君留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等守小牧親

勘介氏次

二郎三郎氏重

豐後守康重廣孝
子

將精兵四千偃旆裏銜三更馳赴小幡信雄亦親將
而從焉信輝傳岩崎城城主丹羽氏次時從小牧師
弟氏重處守信輝鏖戰陷之氏重與守兵皆歿信輝
大悅入城點檢首級意氣倍奮秀政秀次繼進九日
平明秀次至稻葉尾使師傳餐榊原康政本多康重
等及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率前師自後逼之敵軍驚
而潰將校格鬪多歿秀次塵以身脫大君進師繼
之濟一水問名答曰勝川大君大悅前師捷報隨
至遂進至長湫尾三好氏軍崩入秀政陣師追之急
秀政大嗔馳人報前部整陣反擊兵鋒甚銳康重血

戰被七創師遂卻走秀政追躡至長湫信輝長可悉
 衆繼之或請曰彼多我寡宜退保岡崎大君哂而
 不言高木清秀渡邊守綱繼而至曰制勝在此請整
 次而進本多正信曰臨危僥倖不若退守之全二人
 同辭叱曰文事任子計畫旗鼓之事豈所能知大
 君曰善康政馳回而見焉大君喜且泣執其手曰
 我聞前師屢以汝爲歿康政謝曰君在臣何敢歿
 大君遂麾衆而前秀政軍望我中軍旗號勢沮土岐
 定政以其甲先馳疾戰麾下繼之井伊直政率偏師
 登阜弓銃衡蹙之矢丸雨注秀政大敗奔樂田信輝

善三郎清秀後主
 水 忠左衛門守綱又
 半藏

土岐山城守定政
 初冒菅沼氏稱藤
 藏

使人止之弗肯直政益進奮擊大君親督衆與信
 雄乘之士氣十倍長可見事急自揮槍督戰鉛彈中
 額墜馬歿軍大亂直政軍鎧冑旗幟皆赤及是役西
 人大怖目爲赤夜又云我衆遂掩勝入軍縱橫馳突
 殺傷甚多信輝度不脫據胡林憇息永井直勝春以
 稍就馘之安藤直次進燈紀伊守之助馘之丹後守
 輝政單騎求敵有圍人執鑱固勸回輝政叱曰父兄
 皆歿我何顏獨生圍人曰郎君不存誰承後者輝政
 怒策馬以鐙連踢其頭血及踵仆復興竟控而回池
 田氏於是乎祀圍人有器幹膽畧絕人後屢有功輝

永井傳八郎後右
 近大夫
 安藤彥兵衛後帶
 刀

政擢用之。終列重臣。是為番大膳景次。云世傳輝政為楠氏胤左金吾正行之次。王事也。有遺腹男。鞠於津人池田教。依教。依無男。因以為嗣。曰兵庫介教正。池田氏世為足利將軍家人。故祕其迹。教正裔孫紀伊守恒利。實為輝政王父。師追亡。逐北。斬首萬五千級。內藤正成。高木清秀。曰師勞矣。羽柴氏剛斷。聞敗必來。大君曰。然。急命收師。還小幡。清秀初事水野氏昆弟。以勇畧聞。故大君召而祿之。云秀吉聞敗。大怒。投袂起。曰。敵必乘勝追亡。我電擊承其憊。破之必矣。促噤囉。即發步騎二萬。徑趨長湫。酒井忠次

長門守康通數正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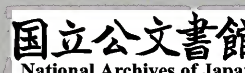
聞之。與留守諸將議。乘虛襲樂田。石川數正竊蓄異志。固執不可。本多忠勝乃曰。敵以大兵南。君事危矣。我且以部眾視師。率兵五百。馳石川康通。亦以其甲繼之。忠勝及敵於途。與羽柴氏麾下並隊而行。相距裁數百武。秀吉問左右曰。渠為誰。答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雄豪如此。德川之愛重。宜矣。忠勝部下馬逸入敵中。忠勝躬騎取之。西人請擊之。秀吉止之。曰。第馳矣。我濟渠勇進。抵龍泉寺下。視長湫。積屍成丘。軍既散。秀吉擊節曰。家康有卒矣。亦有實矣。乃欲轉攻小幡。稻葉通朝諫曰。日已暝。人馬罷困。乃止。而舍下

令曰二患同在小砦是天所與詰旦合圍一舉殲之忠勝造小幡曰敵遠來而羸大眾難整願益臣以驍騎一隊乘夜斫營秀吉首可致大君壯之神原康政大須賀康高亦勸之。大君曰一奇捷足矣。徃而動變弗可測且羽柴氏英武絕倫未易冀也。乃與信雄。深夜勒眾潛還小牧十日秀吉聞之。憮然曰家康用兵若神我弗如矣。乃還樂田益築十餘砦曠日相持。

逸史氏曰是役也羽柴氏之用信輝猶柴田氏之任盛政也。大君之斃信輝猶羽柴氏之破盛政也。羽

柴氏聞敗即發是賤嶽已驗之策而大君一捷即退亦柴田氏收威養銳之說也。兩雄相值奇亦甚矣。於乎大君與羽柴氏交兵此一役而已矣。羽柴氏之雄畧天下無敵而卒不能尚於大君焉。世或謂大君之武不及羽柴氏吾不信焉。

初羽柴氏分兵再攻嶺城又攻神戶並拔之守將皆奔利井。濃筒井定次等圍松島月餘瀧川服部等極力拒守屢擊卻敵於是定次行成城中亦食竭乃致城而去五月朔羽柴氏欲退師留諸將守砦因自謂大舉無功。亾將遺禽而還恐為天下嗤遂攻利井城。



利井駿河守重宗
除八郎重茂

逸史 卷之十

主重宗與子重茂突圍奔勢城遂陷又灌竹鼻農和
侯順慶在軍得疾是月輿而歸國尋卒年三定次代
侯順慶無子定次其妹夫著尾宮內子嘗養為子云
六月羽柴氏下竹鼻乃退次大垣蒲生飛驒守氏卿
屬羽柴氏屢有功於是賞以松島十二萬石使近邑
諸豪為之屬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封予一柳直末竹
鼻食三萬石大君留酒井忠次守小牧退次清洲
信雄歸長島初信雄令作間正勝鎮解江正勝使部
將前田長種守前出長種弟定利守下市場山口重
政守大埜於是織田氏遣正勝築萱生解江以下至
萱生並尾

右近大夫忠政後
美作守左中將
一柳市助後伊豆
守
作間駿河守
其子長種後對
馬守
與平次定利

與十郎種利長種
父

瀧川一益在木造觀解江虛誘其留守前田種利降
之長種定利皆應之招重政且曰汝母在蟹江今若
不從我殺汝母重政弗聽曰汝等忘恩背義禽心獸
行我母質於駿州汝奪而殺之非我所知我受命守
城一死以殉之耳十五日一益與九鬼嘉隆率舟師
攻大野重政逆焚其船敵不敢逼十六日一益欲入
蟹江大君聞難即發清洲侍從作移趣師有曰寡
人須親往大君覽之曰須字沮機應急文書一字
不可苟焉命削之與井伊直政成瀨正成馳大眾及
於途織田氏亦率兵會之會蟹江湖落一益以輕舸

成瀨小吉後隼人
正

岡部孫次郎後内膳正

安倍孫十郎十或作一

進我師爭蹙大破之。蒙衝四散。一益厘脫。得入城。師隨圍之。十七日嘉隆與一益衆合戰。艦赴下市場。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及織田氏舟師擊走之。大君召重政賞之。重政其先周大内氏族。及周亾奔居尾。始以山口爲氏。仕織田氏。至重政。隸作間信盛。信盛之獲罪見逐。其下皆散。重政獨從。既而佐信盛。子正勝。後及織田氏。喪邦來列。臣籍累功。得封侯。任修理亮。云十八日石川數正安倍信勝以織田氏甲圍前田。拔之。長種出亾。十九日大君與信雄圍下市場。大君觀城後恃澤亾。備曰澤多荏葦。抵必盤互。或可

履而前。使揆之。報曰蟠根如簣。乃麾衆從澤中緣城。一鼓拔之。斬定利師。遂萃於蟹江。四面合圍。神原康政築距堙。臨射城中。弓銃火箭晝夜不輟。數日而城兵大窘。嘉隆以巨艦迎一益。膠而不得前。我師擊破之。嘉隆以單舸免。一益請降。信雄爲求生。大君報曰盡納其邑。送前田種利首。則減死一等。秋七月一益收斬種利獻誓書而去。羽柴氏聞一益受圍。自大垣赴援不及焉。駐軍于桑名。一益歸木造守將富田知信。疑不納。遂亾命。如京師。秀吉賞知信以阿濃津。責一益。懦竄諸越。尋死云。

逸史氏曰。瀧川左近反覆。小人唯利之規。卒以取敗。
凶當時正之典刑。以懲將來傾危之徒。實其宜也。乃
得死于牖下。幸亦多矣。蟹江之敗。織田氏為之求生。
亦婦人之仁已不足多也。

大君聞羽柴氏在桑名。進航神戶。修諸砦以備之。秀
吉收師還大垣。大君退次清洲。八月關萬徹據木

崎。勢蒲生氏卿軍繩生。勢與織田氏諸城連戰不決。

羽柴氏出師于尾。命築諸砦。織田氏軍于水村。尾

大君軍于岳倉。尾越中侯佐佐成政舉兵。應織田氏

將伐賀自將兵一萬五千圍其統內末森。能城主與

與村助左衛門後
攝津守

村永福堅拒不屈。越人蟻附。破外城。永福出死力。嬰

牙城。永福妻美而勇。佐永福巡城。獎勤激惰。犒勞不

勌。士氣以奮。賀侯利家救之。戰于城下。成政敗走。九

月羽柴氏軍茂吉。尾大君及織田氏移師從之。十

一日。大君親出行師。西師五萬。望我徽號。驚曰。金

扇馬標復至矣。部伍頗擾。秀吉懼。夜退。二舍。遂置戍

於諸寨。還大垣。大君與信雄退次清洲。冬十月重

修小牧城。遣榊原康政守之。留酒井忠次守清洲。班

師于岡崎。初羽柴氏使脇阪安治撫伊。以徇志。國人

素怨織田氏。而安治布以威信。巨室漸次納款。至是

松倉右近
中坊飛驒

富田知信
津田信季

逸史 卷之五
伊志悉平羽柴氏乃移和侯筒井定次封于伊益以
城勢之田七萬石筒井氏舊部松倉重正中坊秀正
等數名自和隨徙其餘諸豪秀吉頗奪其邑以和封
異父弟秀長以志封九鬼嘉隆十一月羽柴氏帥兵
八萬軍于羽津勢織田氏軍于桑名羽柴氏知大
君勇智難力競病其與織田氏暱因謂織田易誑我
且迨德川未出議和弭兵以為後圖乃謂富田左近
津田隼人曰孤為先君討賊有功無罪二公子信讒
遂動干戈孤豈得已哉三郎之不令終至今悶悶孤
今欲改步納降立一郎為君若盍往見二郎為孤謝

罪二人如桑名以告信雄大悅即許之十一日盟于
城下矢田積秀吉率左右先至迎信雄膝行稽顙泣
曰皇天誘衷獲再仰清光臣死一憾矣信雄益喜
大君聞西師復出帥師至清洲會和議既成一大君
不憚使石川數正賀二氏而還
逸史氏曰甚矣織田氏之愾也始焉聲羽柴之罪
大君焉依出入緩急唯仰我鼻息藉奇勝之威以遏
侵軼之旅中焉兵結不解者累月苦我丁壯勞我將
校糜我軍實以不失其疆圉一大君之貺所謂生歿
而肉骨者終焉一聽納降之說喜出意外未嘗馳一

价來議卒然許之廢我前功將何顏見我君臣矣匹夫猶知念德豈謂君人者而不情至此耶且羽柴氏嘗立孺子秀信為君今又立信雄為君將真秀信於何地也彼既不戴秀信猶何有於信雄其詐譎亦明矣乃甘為其所愚弄而弗寤焉一時視其膝行之狀抗然謂我能臣服秀吉可哂矣

初紀人及根來寺僧應我屢窺大阪連戰不止土侯元親以南海四國與之連和發舟師次于阿紀故侯畠山貞政失封家居大君諭舉兵紀人響應天下素畏憚大君及助織田氏仗義制勝威名益振羽

左衛門佐貞政

柴氏部屬多通志關西諸侯往往發間使送款北條氏亦尋盟修好禮敬倍厚於是貞政與元親謀曰合眾圍大阪戰克遂東下自後掩羽柴氏既為師期元親使人來告大君撫席曰惜夫使此報在旬前衷羽柴前後擊而殲之天下無復事矣今和議既成靡及焉使者反命元親乃罷紀人聞之皆泚散

逸史氏曰是舉良可惜矣方此時羽柴氏威令猶未暨四陲而前後受敵內有攜貳之勢大君以全勝之威乘釁而動彼以其詐我以吾信彼以其力我以吾義人心所允孰敢當乎哉使織田氏有中人之資

進止一心能供我一指之用乎則羽柴氏之事去矣
 海內蒼生之頌至治曷必俟三十年之後不幸而和
 議速成東面無事羽柴氏乃得肆力于南北異日席
 卷之勢關西無立艸於是乎大君亦未如之何機
 會之難得而易失如此豈不惜乎世多就迹談事謂
 羽柴氏霸圖之雄一時莫能尚焉惡是何足與論世
 也歟
 羽柴氏歸於大阪遣富田左近津田隼人來求成織
 田氏亦遣瀧川雄利來請大君與群臣會議石川
 數正進曰羽柴宰相有天下之半列侯龔服君之衆

佐佐內藏助成政

不敵其半而北有上杉東有北條三面受敵非長策
 不若亟修好大君作色曰所詢義之可否已我雖
 兵寡豈畏彼哉迨今不定雌雄更俟曷日遂辭使者
 是月參議秀吉遷從三位大納言越中侯成政與賀
 人連戰不決自謂織田氏孱弱不足共事宜與德川
 氏結好以圖中原乃罷兵稱疾潛與左右間道馳十
 二月來見曰請公大舉西上成政悉敝賦以從兩雄
 併力長驅而進秀吉可了大君辭曰寡人與秀吉
 非有宿憾前日之事由織田氏爾今渠已平胡可安
 動且寡人欲西力能辦之不必煩子之衆異日秀吉

土方勘兵衛後河
内守

有事於越。乃出兵應援。以酌來意之勤。成政如尾勸。再舉信雄亦弗聽。酒井忠次言於大君曰。成政庸材。本織田氏家奴。乃傲然以君自比。稱爲兩雄。言辭不遜。請絕之。大君使人視越路。報曰。山谷阻隘。加之三時。深雪不可行。乃使使者辭。應援羽柴氏。令土方雄久屢來求成。且曰。孤不幸無兒。願得公子一人。以爲義子。尾侯信雄來拜師。亦爲固請。大君許之。欲遣異父弟久松定勝。母氏泣曰。渠兄質于駿。而囚于甲。冒雪逃歸。趾裂指墮。大君惻然。改遣公子秀康。時年十一秀吉大悅。以秀康爲子。冒羽柴氏。予秩萬石。

是歲上杉氏發使者納款於羽柴氏。

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大君城吉良。三月。大君患疔。日劇懼不起。召大臣屬後事。本多重次入見。薦一良醫。甚言之。弗聽。曰。醫技已窮。今復何加。禍福在天。怖。歿。妄作。是不知命也。重次艱然厲聲曰。前醫不必無遺治。未盡人事。而輕自取決。非臣所知。且君有如不諱。孤幼而國疑。勅敵壓境。其凶必忽。諸臣不忍坐視。今且自裁。以爲地下。前驅遂興而出。大君遽命左右止之。卽召醫。醫請灸。重次助灼。艾宿昔潰而愈。大納言秀吉遷正二位內大臣。初。天皇春秋既

高有倦勤之意。以別宮傾圮。弗果。秀吉承旨。大營別宮。命前田玄以董役。天皇大悅。故有是命。秀吉起寒微。族姓不詳。因自冒平姓。至是。更冒藤原。先是。織田信雄陞從三位參議。於是遷大納言。尋敘正三位。初。紀根來寺僧徒。乘世亂。蓄兵積粟。聚凶命。掠近邑。勢日張皇。天正初。右府信長伐之。據險不服。及右府遇弒。益猖獗。列置鄔壁。皆依山阻水。糧仗豐備。土寇響應。威振南中。內府秀吉嫉之。又怒其嘗應東土。乃帥兵十萬入紀。分兵攻諸寨。廿二日。筒井定次。抽秀政趣根來寺。賊兵千六百。據千石港。出衝秀政軍。

三好秀次與定次秀政夾擊。破之。追凶遂門焉。定次射以火箭。中其火藥櫃。寨中雷震。人畜皆灰。諸寨聞之。皆潰。卅三日。內府選生兵六萬。直薄根來寺。賊望旆而遁。縱兵大掠。隨焚之火。累日弗燔。進攻雜賀。所在土寇皆降。獨大田負固不服。築巨堤。引紀川灌之。乃降。執其巨魁五十人。磔殺之。又進攻熊野。下之。窮山幽谷。無復賊巢。悉撤關。以假商旅。根來僧徒來奔者三百人。大君皆髮之。為置根來團。初。高野僧徒怙勢。侵蝕民田。貯甲仗。匿凶命。夏四月。內府命收田籍。兵盡逐。眾不逞。嚴設條禁。曰。若枝梧。則與根來同。

羽長秀
加賀守長重後從
三位宰相

科僧徒股栗奉命南中悉平乃以紀泉益封和侯秀
長為城于紀之岡山實稚山也越前侯長秀卒年五十一
子長重嗣長秀其先為兒玉黨世仕斯波武衛至長
秀事織田右府以武顯與柴田修理齊名為人質直
雖羽柴氏起自微粹出己上重其復大讎屈意從之
及其擯織田氏自為盟主積不能平竊欲除之以興
織田氏病其力不能辨徒負叛名以死居恒鞅鞅夙
有癥疾晚節殆不自支每言癥塊欲殺我此亦吾仇
也卒引刀割臍剔出塊物而死塊物龜形而鷹背刀
癥正在脊一時哄傳奇之內府秀吉命醫員藏之

大君巡甲五月論長湫功行賞有差先是內府秀吉
令招長宗部元親曰速納豫嶮當封以土阿弗聽是
月內府使秀長秀次帥舟師入阿浮田秀家人嶮小
早川隆景入豫元親出師次羽津秀次圍和氣秀長
圍一宮皆下之遂合兵拔木津秋七月秀長既數克
望風而潰者數城仙石秀久以前軍入嶮拔屋島藝
師備師累戰皆捷亦下數城元親懼行成送任子內
府責其不蚤服削三國封峰須賀家政于阿仙石秀
久于嶮小早川隆景于豫割嶮田二萬石予十河存
保隸秀久其三國豪姓比年降附長宗部氏者皆坐



奪邑河野氏亦失封客歿於小早川氏云內府秀吉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威係源氏秀吉病之時廢君義昭依藝而寓于京師內府乃求爲假子曰若見聽則尊榮終身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初菊亭右府晴季淡與內府結預議機密於是謂內府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爲之固不爲不可奚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迺諷二條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爲關白進爵從一位遂奏推恩敘任子弟功臣有差朝廷重典故崇比例中葉以降一意遵奉焉如百官除拜亦皆分門

地不敢相踰越自元慶中爲藤昭宣公置關白子孫專職世秉國鈞七百有餘歲佗族實絕望者及秀吉申請天皇弗懌廷議畏其威力不能奪焉秀吉既得志羞冒藤原乃更作姓曰豐臣遂授親臣愛將以爲殊寵姓氏之濫始甚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逸史氏謂織田氏於是乎廉恥掃地夫廢君之昏愚而孑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敘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卽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疾可也何以

覲然冒其後車之塵之為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
鄒魯僕妾者非邪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
因謂比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

棚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當時之幣以金銀
為板大如今大銀

金而方隨便割切用之又諸國抗務所鑄造別有錠
銀碎銀等並行天下然以枚數者皆方板之幣云
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

逸史氏曰有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
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
其膽畧絕人器度宏濶淡得摠攬之要天下違則有

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
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掎克左藏

大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避矣且
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亾

聞焉如吾民何

真田安房守昌幸以上田畔復降越後因送款於關
白秀吉關白下教於越後為之援初大君之暨相

平取北條氏之田在甲信者易以沼田上沼田昌幸
之邑昌幸初臣於甲甲亾即江江亾即越後旋畔即

相既而歸降與相人戰有功及大君賞以上田自

近史 卷之五

謂賞不及勛。竊懷怨望。大君命納沼田。取償於統
內。弗聽。相人數來請。大君讓昌幸。昌幸怒曰。沼田
我武所得。非德川氏之賜。故反。大君憎其反覆。命
大窪忠世等治兵。率馬步七千討之。上杉氏發兵救
上田。八月關白秀吉將兵十萬伐越中。大納言信雄
從焉。越中侯成政據栗柯嶺列城寨三十餘所。關白
分兵攻陷。長驅薄富山。成政治所成政自髡出降。越中平
關白悉以越中予前田利長。真成政于京師。越前侯
長重之嗣也。尚弱。關白未定其封。權停朱章者累月。
長重舊臣痛先君忠于織田氏。齎志以沒。又以朱章

肥前守利長利家
長子

金森五郎八後出
雲守又兵部卿法
印晚号素玄

不下。恐有削紕。屢謀舉事。以繼先志。輒不諧而止。議
亦微泄。及是役。長重應徵發。部下犯律。關白發怒。收
越前及賀之田。而反若之。舊封收前日首謀者戮之。
割越前封掘秀政于北莊。食廿九萬石。使村上溝口
二氏隸之。關白與左右數十騎抵絲魚。越後徵會於上
杉氏。時景勝送款未周。歲服其輕。來不疑。遣往受盟。
關白遣金森長近伐飛驒。國司姊小路賴綱滅之。就
封長近于驛。我師入信。閏月三日攻上田。越人守牙
城。真田昌幸自嬰于城。樹柵諸巷。設覆城外。令誘騎
接戰。佯逃。我師爭進入城。銃手自柵內叢射。昌幸又

近史 卷之五

率兵巷戰會誘騎反之與越人四面萃擊師遂敗績
遇覆又敗昌幸益進鳥居元忠平岩親吉與戰敗于
藤森大窪忠世以十餘騎殿焉師因得濟利川昌幸
臨水陣忠世欲反擊使告親吉元忠辭曰我竭彼滿
不可敵也昌幸引還三日忠世及柴田康忠率兵濟
築麻河軍于八重原昌幸軍于手白冢忠世遣康忠
謂元忠親吉曰子亟合兵臨河我衷敵殲之二子意
在持重辭曰昌幸好畫策諳地理是或誘兵也忠世
怒曰末矣二子也又使謂之曰諸君畏敵則當踵我
後亦不至昌幸退次城外我師結陣曠日相持人

柴田七九郎

開防守康重康親
子原姓松井
源三郎信幸後伊
豆守

源次郎幸村後左
衛門佐
源十郎康國原姓
依田

君使井伊直政松平康重等赴援相人出兵於沼田
以應我真田信幸接戰破之片日昌幸率輕兵犯康
忠營康忠擊卻之岡部長盛要其歸路敗之越侯景
勝將大舉救昌幸九月我師聞之引還直政康忠斷
後真田幸村請追焉昌幸弗聽曰將剛而陳整不易
當也 大君以小室當信越之衝而城主松平康國
猶少令忠世留守之冬十月相人來尋盟先是關白
錄脇阪安治去歲功命食津之能勢一萬石推恩之
日敘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踰月改食和之高取二
萬石至此又改封淡之須本三萬石歲中三徙累祿

至三倍世以為異數。岡崎城代石川數正以世臣幼有勲勞寵待甚渥。小牧之役數正懼我師不克遂貳或以告。大君不信。益善遇之。數正見豐臣氏日大心益動。誘其部下松平近正。近正怒逐使者馳上狀。十一月數正載孥奔大阪。關白疾其不義也不禮焉。或榜其門嘲咏。輿人傳誦。數正益愧悔。稱疾家居。時統內任子皆在岡崎。深溝城主松平家忠聞變。騁抵岡崎。分兵護四門。酒井忠次自吉田至。吏民騷擾。六日大君如岡崎。命修城壘遣人馳召大窪忠世。會小笠原貞慶與數正通謀以淡志信畔。忠世曰真

平助忠教

田未服。上杉伺隙貞慶又反。我去則無甲信矣。弟忠教請曰願以死守。忠世喜曰汝能辨敵乃行。既而淡雪寇不至。次年忠教得代而歸。關白既定南海北陸二道。將圖西道。病我大君與北條氏傾疆於東面。二道乃謂大納言信雄曰。德川氏英武而疆土滋拓不可力爭。孤欲與修好。厚交請其來觀。德川既睨北條孤立不降。則以天下乃定矣。子盍為我言之。信雄乃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請。廿八日大君見使者於岡崎。辭曰長湫之役多獲其良。關白讎予必淡予何以得往。廿九日地大震。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

下總守勝雅即龍川雄利

三道尤甚地裂水涌廬舍碎陷死者不可計藝侯輝
元遣左衛門佐隆景治部少輔元長如大阪關白厚
禮之密諭以海西之役十二月小笠原貞慶以越後
師攻高遠城主保科正直大破之。大君度豐臣氏
必興師乃大議戰備購武田氏兵書更造器仗屢延
甲遺臣訪其故法往往采錄或曰甲國射法箭筈甘
其鋌使敵鋌留而重傷。大君掉頭曰是不仁也。弧
矢之威取於制勝一時人各為其主非可憎焉。宐使
傷者速瘥耳。因下令曰我兵用箭必固其鋌又訪群
臣岡崎丘墓之地而當上國之衝實為重鎮誰能為

我守焉。佐渡守正信曰鐵心石腸臨大節橫尸城門
者而可。大君曰是本多重次也。命為處守。大君
好諫優待言者居恒曰唐太宗未盡善本源亦不止
但其容言納諫之美所以致泰平也。故本強許直如
本多重次時或犯顏縱言無復顧忌而每加辭色未
嘗違忤有士人一日入啓事因取疏記封於袖間
以獻曰臣在外署罕仰清光竢有間懷之久矣令其
啓讀事皆庸瑣而每條領之曰好好讀訖勞之曰而
平昔忠藎可愛爾後所欲言必勿隱焉其人拜舞而
出本多正信在座曰以臣觀之夫夫殊陋劣皆無可

采君何獎揚之深。大君曰不然。夫事言之是非得失大小深淺。係人之賢愚。不可企致。但渠獻芹之誠。不念于懷。實可嘉尚。故我舍其迹而取其心也。無可采而獎之。可采者必至。是我大益。非虛獎也。正信感服。退語其子正純。正純因問其人為誰。所言何事。正信作色叱曰。我告汝以君德之懿。而汝求識其人其事。欲何為。關白使木村彌一以重幣如越後。賞賚及其群臣。諭景勝以入覲。景勝忻然聽命。是歲郡國大饑。疫外孳相望。民皆茹草根。地日動。踰年而止。十四年丙戌春正月十日。大君如岡崎。十三日大

上野介正純

納言信雄再使織田長益羽柴勝雅等來固請入覲。大君疑豐臣氏詐譎。弗許。十九日。大君畋于吉良。廿一日。長益勝雅與土方雄久復來。見於獵所。大君方膺鷹。乃舉手顧曰。處分既定。有一搏擊已惡。為豐家下乎。翌日。勝雅復見。大君怒曰。盍疾去。勝雅曰。關白側席待君者久矣。今使者三反而不得命。關白必赫怒。大舉臣曩入境。城池未完。而君徒事遊出。貔貅百萬。一旦電赴。不知曷以待之。安危之機。決于茲。願君熟圖之。大君厲聲曰。奚用煩言。虛喝關白親來。賦不過十萬。我賦亦可得四萬。彼雖眾而不知

地理遮險逼隘破之必矣。長湫在彼若不記乎脫重
來不得生還使者反命。村關白怒惶恐蒲伏關白夷
然曰剛哉家康。蒲生氏卿掘秀政等爭勸出師。關白
不聽。沈吟累日。一夜四更。猝興促召大納言信雄及
勝雅親曳衣帶出曰。孤業已使德川氏朝。二人愕眙
不言。初關白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守關白因言德
川氏之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
弗從。煩吾太夫人一行耳。掘尾吉晴生駒親正在旁
曰。妹氏安在。關白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日向多智
慮孤曉以國家大計。必聽命。翌日令吉晴親正諭旨。

生駒甚助後雅樂
頭親正一作正俊

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遣妻
而自殺。

逸史氏以日向之歿為可愍。曰來之坎坎一歿以塞
責。雖非義理之正。亦不為不知恥矣。惜乎第取從令
之決。卒以成大邦之醜矣。惡在其多智慮也。又曰有
豐臣氏回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
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
何病於我。大君之不饒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
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壞婦人之節。權以濟
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

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
僥倖豈不殆乎哉

天野佐左衛門

彈正少弼長政

二月關白遣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天野雄光富田知
信來曰不穀有妹新寡願致之貴邦侍執巾櫛別付
淺野長政以密教繼發四使抵吉田因酒井忠次以
告忠次為固請焉大君領曰匪寇婚媾廿二日見
四使於吉良曰願得三條約而後昏請目不言使者
曰淺野長政受密命在清洲馳人召之大君書約
示之其一曰不得以豐臣氏出為嗣其二曰不得以
長麻呂為任子其三曰寡人不幸蚤即世群臣輔孤

撫邦關白善遇之尺壤寸土蔑有移割長政曰寡君
既為公作約三條親筆以授臣乃取諸袖間讀之每
條鑷合大君喜許昏廿七日大納言信雄來拜成
初關白欲享天子以為盛事起第于皇宮之
西地名窮極華麗是月就命日聚樂遂徙焉三月
大君使本多忠勝納幣關白大喜賞資甚厚十一日
大君會相侯氏直盟于三島豐臣氏猶難測故也命
撤沼津郭日與相益暱疆場曷備廿一日大君至
自會先是島津氏日疆益出兵伐大友氏大友宗麟
汰侈怠政統下多畔乃恐見併也是月如京師納降

富田知信

求援關白曰孤將有事于紫海子姑固其圍以俟焉
 慰勞遣之宗麟尋卒子義統嗣義統庸闇國勢益衰
 夏四月廿日夫人豐臣氏至自京師大君使輔原
 康政如京師拜昏館于富田左近氏關白夜就見曰
 小牧之役子作檄極醜詆孤欲獲子以甘心者久矣
 今見子面宿憤頓銷重為之禮而歸之五月越侯景
 勝朝于京師關白待之甚厚為奏請敘從四位下任
 參議其臣直江兼續等得敘任者五人秋七月大
 君議入朝酒井忠次曰誠偽未可知矣乃止或曰關
 白發怒公子殆不免矣大君曰秀康彼之養子非

山城守兼續

實久第二子兵庫
 頭義弘第四子中
 務大輔家久
 長門守種實
 上野介廣門
 丹後守鑑連晚号
 道雪

主膳正鎮種晚号
 紹運
 左近將監宗茂初
 名統虎
 主膳正統增後改
 種次

質也彼有子而殺於我何有十七日大君帥師次
 于駿府討真田昌幸也廿四日皇太子誠仁薨諡
 曰陽光薩侯義久令弟義弘家久徇筑前先是秋月
 種實復畔豐送款于薩於是導薩師與筑紫廣門戰
 破之廣門降諸城多潰初橘城主戸次道雪背豐即
 肥及肥侯隆信歿遂中立列諸侯以橘自氏焉俗從
 用立無子以窟城主高橋紹運子宗茂為後而卒於
 是宗茂以薩師逼窟請迎取併力紹運不聽宗茂乃
 分兵助之薩師圍窟陷之紹運自殺薩人誘紹運子
 統增禽之高橋及橘氏嘗送款于關白宗茂乃馳人

告急薩人隨圍之。關白聞報遣黑田孝高如藝曰孤將大舉定海西九國今聞薩人遠出請先往應援因使孝高護軍藝侯親帥師元春隆景將前軍八月真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請降大君許之遂巡甲關白使人密致手書卑辭請西上且曰侯伯屬孤者大率故等夷故居恒怏怏動輒亢而不下公能壹來願藉威重以定形迹如猶未諒孤意當以吾旭臺為質大君依違答之藝師入北豐拔小倉薩師圍橘累旬橘宗茂年少有膽畧扞禦不屈薩人聞藝師且至退次八白肥後宗茂進伐窟復之九月關白遣嶺侯秀久

宮内少輔信親
民部大輔存保

招諭薩人移書徵其朝貢且誠曰薩若不聽命退次境上待我大兵至慎勿浪戰取屈以張敵勢使上侯元親率師繼之加藤嘉明脇阪安治從焉薩侯怒抵書乎地曰胡孫奴奚不遜自我先君忠久國于此承世十四歷年四百戒王事者有近衛公而已秀久大恚退興南豐師與元親俱進及島津家久戰大敗元親子信親及十河存保歿之元親奔豫秀久奔北豐獨嘉明安治戮力健鬪而退薩人不敢進關白聞報彪怒奪秀久封予尾藤左衛門佐知定知定屢有軍功關白愛其勇故超得大封也廿六日關白使淺

野長政富田知信津田信季來申前約尾侯亦使緘
田長益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請大君許之關白
大喜參議秀長諫曰以母爲質如天下後世何關白
晒曰非若淺中所及矣
逸史氏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
母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曰爲福狹後世或雷同其
說指以爲非常之權何繆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
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
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爲是不順
之舉恬然不恥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窮蹙之際幾

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
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我大君曰此不待求諸
佗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
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冬十月大君遷中納言以關白請也參議秀長遷
中納言侍從秀次遷參議大君戒西上國人皆疑
質非眞豐夫人亦不信群臣多諫大君曰我亦焉
保其非僞但彼殆天授強與之抗亦不知命也且彼
待我之厚既求和求昏又不惡質母之聲我武多矣

今猶趨起。是示怯懦於天下也。假令彼包藏禍心。我亦自有措置。十三日遂發抵岡崎。步騎從者萬有二千。命大窪忠世石川家成輔世子秀忠監國。井伊直政與本多重次守岡崎。謂直政曰。京師脫有變。我則據東寺。女率兵二萬。問道馳來。犄角之勢。必保無虞。侯伯袒於予者。亦不爲少。乃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時織田氏倍睦。丹羽長重蒲生氏卿堀秀政等皆密結納焉。故云。廿日旭臺至岡崎。豐夫人往相見。驚曰。信也。衆心乃定。直政重次受命護衛焉。直政奉待恭順。而重次旂館以積薪。每候伺辭色俱厲。侍御皆畏怖。

相謂曰。吾儕在京師。久聞有夜叉本多猛粹果若此。其所云爲變實弗可測。相視皆泣。旭臺聞之亦懼焉。廿一日大君發岡崎。關白命脩橋道葺館舍。餼稟丘積。廿七日至京師。館於茶屋晴延。關白與秀長及淺野長政從者。厪數人。夜半步造館。就臥內拜曰。白長篠之役。不相見者一紀。天下擾擾。今公一爲萬民。肩以成不穀之業。何貺如之。乃呼行饌品。親嘗以進。盡驩而罷。連宵頻來。贈遺甚厚。關白頌容問曰。孤旣粗定禍亂。諸侯特畏孤威。而有未心服焉者。處之奚若。大君對曰。要在不失義而已矣。義之所立。人必

甘從焉。關白稱善。最後請曰：「詰旦欲行賓禮，公願假以過遜，以為諸侯率。」十一月二日，大君謁于聚樂關白大會，親戚功臣盛設臚句，列侯在京師者皆陪位。大君鞠躬委贄，儀節甚恭，列侯相視而喏，竊相謂曰：「豐公威靈之赫，不可不崇奉。」質母而來者猶如是。況吾儕乎？」三日，關白享大君。四日，中納言秀長享焉。及酒酣，關白猝至楮襦，朱領親點茶。乃曰：「孤將邀公祖於聚樂，遂與俱出。時備侯秀家以下，侯伯以次列門外。」關白颺言曰：「孤欲過母氏之歸，故使源黃門蚤之國。」秀長躡大君足。大君進乞楮襦，關白

仁右衛門高虎後
佐渡守、又少將并
和泉守、

故辭曰：「此是戰袍，非燕服矣。」大君曰：「家康在焉，使殿下復戎服。」哉。關白莞然釋而授之。顧眄曰：「此公使孤不復介，孤得佳甥，眾皆稱萬壽。」四方聞者莫不震懼。關白親為石川數正謝罪，請令執謁。大君黽勉從之。關白又為大君起第于二條，使秀長助役，給江之田三萬石，以為朝宿邑。予酒井忠次宅一區，采千石。秀長使其臣藤堂高虎董役。故高虎始暱于我。五日，詔陞大君正三位，遂推恩任井伊直政、兵部大輔、本多忠勝、中務大輔、榊原康政、式部大輔、本多廣孝、豐後守、大窪忠隣、治部大輔、永井直勝、右近

新太郎忠政後左
京兆

大夫並敘從五位下。餘亦不少。我士大夫得官階實
劫于此。頃之關白喻鳥居元忠以命爵之拜。元忠意
關白勤恩意以結外臣。乃固辭曰。臣山東鄙人。不閑
儀節。且足不良。不能膺爵位。蓋元忠異日累茅土之
賞而不覃一命之恩者。以此也。後關白命羽柴下總
守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欲忠政為勝雅義子。
元忠辭曰。昏媾拜命辱。但臣族策名於弊邦。今使兒
有二君。非私心所願也。關白弗能彊焉。七日。天
皇內禪。皇太孫周仁陽光太子之子踐祚。是為後陽
成天皇。十四日。大君至自京師。令兵部大輔直政

護送旭臺。直政嚴而有禮。又能致恩意。旭臺及諸御
稱譽不容口。關白大悅。厚禮之。及享使石川數正接
伴。直政不與言。謂在座曰。此夫人面而禽心。眾為失
色。諸御又承間爭。愬本多重次之橫冀為罰之。關白
哂曰。德川多佳士。是我所羨也。廿五日。天皇行
卽位禮。先是薩侯義久伐豐。三道分兵而入。降潰者
十六城。豐侯義統出拒之。大敗而還。是月。義久益進。
兵攻畧。令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攻鶴崎。
豐城主岡掃部歿於高城之役。其妻林氏守節撫孤。
聞敵至。命浚塹增壘。設陷穿身環甲。率侍女橫槩巡

視薩人爭登隨方捍禦會振竭乃佯請平屢邀三帥
 享之出少艾佐酒及薩師撤還約偕往設伏擊破之
 斬三帥餘眾潰走大友統下城守出死力破敵得雋
 者唯婺婦林氏云黑田孝高與藝師攻馬嶽閭津後豐
 拔之治部大輔元春為人俊爽剛直初喬松之役毛
 利氏與羽柴氏平元春獨持不可及羽柴氏得志恥
 出其下即告老令長子元長嗣適情於事外是役之
 興關白因使次喻曰孤愛吉治部之勇也甚欲相見
 且西討重事治部雖老必煩一行元春稱疾不出藝
 侯強之曰固辭獲罪恐累吾宗元春不得已而行快

板倉四郎右衛門
 後伊賀守勝重
 八右衛門好重
 木工右衛門忠重

快不樂疽發於背留而臥粉倉於是卒遺囑二子曰
 必竣事于薩元長乃令弟廣家持喪歸葬曰事終即
 來藝師入北筑拔障子嶽敵潰而走香春又進攻之
 元長埃廣家卒崩卻至共進會師襲香春遂拔之城
 主高橋種元降十二月朔關白遷大政大臣職如故
 大納言信雄陞從二位初大君欲遷國都相宅于
 駿戰于上田之後命城駿府於是乎成遂徙焉留土
 岐定政鎮濱松大君欲置府下奉行難其人悉心
 甄擇以板倉勝重為之勝重父好重有三子長忠重
 次即勝重季定重勝重幼為僧為人淡沈有偉度粗

喜藏定重

逸史 卷之五

懷德堂

涉書史。永祿中好重歿于中島役。天正初年定重歿于高天神役。已而忠重卒無子。大君髮勝重而祿之。尋試以吏事。識其能。因有是命。勝重就職。杜請謁。絕苞苴。奉法循理。務存大體。境內翕然稱之。關白如大阪。奏請親伐薩。遂戒大舉。下符徵畿內及南海北陸山陰山陽東山東海諸道三十七國。馬步二十有四萬。期以明年二月會大阪。命時三十萬人。一年食芻菽。稱之以小西隆作建部壽德宮木豐盛為運司。悉漕于粉倉。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為支糧司。是月薩侯義久伐豐後。長驅及府內。大友治所豐後侯

治部少輔三成
刑部少輔吉隆
大藏少輔正家

義統奔豐前。義久入府內。分兵四出。攻畧毛利氏。馳入西肥。招龍造寺氏納降。政家欣然聽命。藝師所在。張屯。以埃大兵。至是歲。關白建方廣寺於東山。塑造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逸史氏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為人所不能為。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往往如此。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載。今也限以五載。而木石之鴻大。夔軼上古。其厲民為何如也。古者惑而為之。今則不惑而為之。夷攷之。其為不智也。則一矣。

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悲夫

逸史卷之五

海人入海不歸者多矣其所以不歸者或曰其志不堅也或曰其力不強也或曰其氣不壯也或曰其心不誠也或曰其德不厚也或曰其命不長也或曰其時不利也或曰其地不遠也或曰其人不識也或曰其人不信也或曰其人不信也或曰其人不信也

